

杜诗与《文选》关系研究述略*

林英德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 杜甫教子“熟精《文选》理”,且“续儿诵《文选》”,明确表现出对《文选》一书情有独钟。事实上,杜甫自觉接受《文选》,其诗歌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我国古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量散见在诗话、笔记、注释等文本中,大致说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展开:一是从宏观上探讨杜甫接受《文选》的原因和表现,它触及《文选》选文、杜甫诗学思想等诸多理论问题;二是从微观上对杜诗和《文选》作文本分析,探讨其间的因革关系,它重在杜甫诗歌创作技艺和规律的总结。

[关键词] 杜甫;文选;诗歌;研究概况;宏观论述;微观证实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6-0127-06

关于杜甫及其诗歌创作与《文选》的关系问题,我国古人早有发现且作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散见在一些诗话著作、笔记著作及杜诗注释文本中;由于著作体例的限制,这些研究只能以零碎散乱的形式表现出来,缺乏条理性和系统性。因此,对古人的这些研究成果作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是我们着手此问题研究的前提和重要参照。大致说来,古人对杜诗与《文选》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展开:宏观论述和微观证实。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一、宏观论述

所谓宏观论述是指研究者从整体上阐述杜甫及其诗歌创作与《文选》的关系,它并不涉及对《文选》或杜诗具体文本的分析。研究者于此主要抓住老杜的两句诗“熟精《文选》理”和“续儿诵《文选》”来进行立论,并因之作进一步的引申。具体来说,它主要试图探讨杜甫熟精《文选》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这种研究触及《文选》选文,杜甫诗学思想,以及时代风气等诸多理论问题。

关于杜甫钟情《文选》的原因,研究者主要从《文选》本身的经典性,杜甫的审美期待和当时的

学术风气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文选》成书于梁代中期,是由昭明太子集其门下文人才士共同编撰而成,其选文“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凡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者均“略其芜秽,集其清英”。^{[1][P2]}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重要的文集在之后的近百年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直到隋唐之际,由于曹宪、李善的出现,《文选》才开始浮出水面并逐步确立其文学经典地位。对此,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说:“昭明太子,业膺守器,誉贞问寝,居肃成而讲艺,开博望以招贤,掌中叶之词林,酌前修之笔海,周巡绵峤,品盈尺之珍;楚望长澜,搜径寸之宝。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1][P5]}唐人重《文选》,尤以大诗人杜甫为代表,他在诗中曾两次明确提到《文选》一书。《宗武生日》诗:“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而杜甫的诗歌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这一点也常常为研究者津津乐道。到了宋代,《文选》的文学经典性及萧统的审美眼光遭到文学大家苏轼的质疑。他说:“舟中

* [收稿日期] 2008-09-15

[作者简介] 林英德(1974-),男,江西信丰人,华侨大学文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本文主要对我国古人关于杜诗与《文选》关系问题的研究状况作出概述;而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该问题做专门研究所取得成果也有不少,如李详《杜诗证选》(见《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金启华《广杜诗证选》(见金著《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吴怀东《文选理与杜甫的立场》(见吴著《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第二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对此,拟另文分析。

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序》“渐可见矣”。又说:“陶渊明作《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者,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称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也。”^{[2][P2092-2093]}在东坡的影响下,宋人开始轻视《文选》,《文选》的地位随之渐趋消弱。对此,张戒大为不满,他分析道:

杜子美云:课儿续《文选》。又云:熟精《文选》理。然则子美教学以《文选》欤?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法取之谬,遂不复留意。殊不知《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之文尽在,所失虽多,所得不少……《文选》中求议论则无,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岁寒堂诗话》卷上)。^{[3][P456]}

另外,清代贺贻孙也对杜甫喜《文选》而苏轼斥《文选》两种子然相反的态度作了分析,颇有道理。《诗筏》云:

杜子美诗云“熟精文选理”,而子瞻独不喜《文选》。盖子瞻文人也,其源出于《国策》、《孟》,而助以晁、嘉诸公之波澜,所浸灌于古者深矣。《文选》之文,自秦汉诸篇外,其余皆不脱六朝浮靡,其为子瞻唾弃,无足怪者。若子美则诗人也,诗以骚为祖,以赋为祢,以汉、魏诸古诗,苏、李、十九首,陶、谢、庾、鲍诸人为嫡裔。子美诗中沉郁顿挫,皆出于屈、宋,而助于汉、魏、六朝诗赋之波澜。《文选》诸体悉备,纵选未尽善,而大略具矣。子美少年时,烂熟此书,而以清矫之才,雄迈之气鞭策之,渐老渐熟,范我驰驱,遂而独成一体。虽未尝袭《文选》语句,然其出脱变化,无非《文选》者。生平苦心在此一书,不忍弃其所自,故言之有味尔。今人以子美誉《文选》而亦誉之,以子瞻毁《文选》而亦毁之,毁誉皆在子美、子瞻,与己何与?又与《文选》何与哉?^{[4][P173-174]}

不难看出,张戒和贺贻孙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分析了杜甫钟情《文选》的原因:一是从《文选》本身来看,作为一部文学选本,编选者有权按照自己的审美旨趣来选录文章,因主客观原因其取舍虽有失当之处,却不能因此否认它的价值和地位,所谓“《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之文尽在,所失虽多,所得不少”。“《文选》诸体悉备,纵选未尽善,而大略具矣。”二是从杜甫角度看,作为诗人的杜甫,崇尚爱好的是六朝奇丽之文,《文选》正符合了杜甫的这种阅读期待,故称誉《文

选》,而苏轼作为文人,爱好议论之文,故其与《文选》的接受期待不免受挫。正是由于杜甫和苏轼接受主体的这种主观差异,造成他们对《文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杜甫青睐《文选》还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即此时由于科举进士试的施行,《文选》成为科举考试的必备参考书,社会上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人人争相竞读《文选》;学术上的“《文选》学”也如日中天,出现了李善注《文选》,五臣注《文选》的盛举。在这种大环境中的杜甫,表现出对《文选》的情有独钟,正在情理之中。他以《文选》来督责儿子,一方面是为了承家学,所谓“诗是吾家事”,从祖父杜审言到杜甫本人再到宗武,老杜自然殷切期望儿子能够将家学一脉传承。自己做了祖父杜审言的接班人,自然也希望儿子再接再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备考。作为满怀政治理想的儒生,杜甫在仕途上并不顺意,他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是合情合理的,只不过这种期望表达更为含蓄罢了。对此,宋代葛立方曾有所提及,他说:

杜子美诗善用《文选》语,故宗武亦习之不置,所谓“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又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是也。唐朝有文选学,而时君尤见重,分别本以赐金城,书绢素以属裴行俭是也。外史《机》载,郑奕尝以《文选》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读《论语》,免学沈谢嘲风弄月,污人行止。郑兄之言,盖欲先德行而后文艺,亦不为无理也”(《韵语阳秋》卷三)。^{[5][P505]}

而清人李重华的见解最为圆通,他说:

子美家学相传,自谓“熟精文选理”,由唐以诗赋取士,得力《文选》,便典雅宏丽,犹今之习八股业,先须熟五经耳。昭明虽词章之学,识力不甚高,所选却自一律,无俗文字。子美天才既雄,学力又破万卷,所得岂直《文选》?持以教儿子,自是应举捷径也”(《贞一斋诗说》)。^{[6][P936]}

王士禛也认为,杜甫要求儿子熟精《文选》,乃是当时的风气使然。他说:

郎廷槐问:“萧《选》一书,唐人奉为鸿宝。杜诗云:‘熟精文选理。请问其理安在?’阮亭答:‘唐人尚《文选》学,李善注《文选》最善,其学本于曹宪,此其也。杜诗云云,亦是尔时风气。……然《文选》学终不可废,而五言诗尤为正始,犹方圆之规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师友诗传录》)^{[7][P128-129]}

至于杜甫熟精《文选》的表现,研究者主要是从杜甫取材取法《文选》的角度加以立论,认为杜诗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如张戒所谓:“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葛立方说:“杜子美诗善用《文选》语”;又如朱熹说:“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7][P3326]}郭思说:“老杜诗学,世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采,咀嚼为我语。”^{[8][P56]}研究者的这些论述大多点到为止,而缺乏具体的实证。不过,他们均注意到杜诗与《文选》之间的一种传承关系,一种推陈出新的蜕变。

杜诗对《文选》的取法,在研究者看来,又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微观的技艺方面的学习,包括对《文选》字句的点化,即黄庭坚所谓的“无一字无来历”,许多注释家如赵次公、钱谦益、仇兆鳌等以及诗话作者如曾季狸、葛立方、杨升庵等有非常多这方面的钩稽。二是整体风格上的效法,体现在杜甫诗中出现的为数不少的被注家和论者称为“选体”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称之为“选体”杜诗,或杜诗中的“选体”,它们体现出五言古体和唐代五言诗的双重特点的,是杜甫在创作上“转益多师为吾师”和他“熟精《文选》理”的集中表现,值得我们注意。如杨伦评《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此及下首(按:指《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俱选体。”^{[9][P59]}浦起龙评《陂西南台》:“前与岑参泛陂之游,作《陂行》。此则登台所成也。前半景,后半情,敛驰骤为整饬,似选体诗。”^{[10][P11]}等等。关于“选体”这一批评术语,在此补充说明几点。“选体”作为专门的批评术语,尽管诗评史上不同的论者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反对这一说法,但是大部分人认为“《选》体”一说是可以成立的。此其一。其二,由于《文选》选录了前代大量的五言古体经典之作,因此“选体”一词的基本所指是:由《文选》汉魏六朝五言古诗所体现出来的整体“雅丽”的艺术特点。这是“选体”的基本内核。引申开去,凡是符合“雅丽”特点的五言古体,我们都可以概称为“选体”诗。其三,“《选》体”从历时的角度尽管可以细分为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永嘉体、大明泰始体及永明体等,如骆鸿凯先生所言;^[11]但从大处着眼,实可以概分为“汉魏体”和“六朝体”,前者的特点偏于“雅”,后者偏于“丽”。

二、微观证实

所谓微观证实是指研究者通过对杜诗与《文选》的比较阅读,寻找出大量感性的实例,证明杜诗与《文选》的继承和革新关系。从整体上看,这种研究以实证为主,注重对文本的细读和事实的呈现,同时伴随着一定的理论分析,虽然这种分析的分量较少,常常是点到为止(应该说,这也是我国古人文学研究的一个固有特点),但它对于总结和归纳杜甫诗歌创作的技艺和规律,同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我们加以关注。自宋迄清的许多诗话在这方面有不少的发现,而杜诗注本中的经典之作如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境铨》等在具体的注释中也注重这方面的钩稽。在我国古人关于杜甫与《文选》关系问题的研究上,这方面的研究是个重头戏,成果也最繁富最零碎。它涉及杜诗用韵、使字、造语、举意和谋篇等许多创作技艺问题。

1. 用韵

杜诗是非常讲究诗歌韵律的,特别是他晚年时期,他曾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新诗改罢长自吟”(《遣闷十二首》),当然这主要是就杜甫的格律诗创作而言的。对于五言古体,可以说,在沈约、谢朓为代表的“永明体”出现以前,它在韵律方面的要求相对来说是不自觉、不严格的。杜甫的五言古体,在用韵上也受到以《文选》为代表的五言古体的影响,经常压重韵。对此,严有翼有一番论述:

古人用韵,如《文选·古诗》,杜子美、韩退之,重复押韵者甚多。《文选·古诗》押二“捉”字,曹子建《美女篇》押二“难”字,谢灵运《述祖德》诗押二“人”字,《南图诗》押二“同”字,《初去郡》押二“生”字,沈休文《钟山应教》诗押二“足”字,任彦升《哭范仆射》诗押三“情”字,两“生”字,陆士衡《赴洛诗》押二“心”字,《猛虎行》押二“阴”字,《拟古诗》押二“音”字,《豫章行》押二“阴”字,阮嗣宗《咏怀》诗押二“归”字,王正长《杂诗》押二“心”字,张景阳《杂诗》押“生”字,江淹《杂体诗》押二“门”字,王仲宣《从军诗》押二“人”字,杜子美、韩退之盖亦效古人之作。子美《饮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眼”字,二“天”字,三“前”字,《园人送瓜》诗押二“草”字,《上后园山脚》押二“梁”字,《北征》押二“日”字,《夔州咏怀》押二“旋”字,《赠李秘书》押二“虚”字,《赠李邕》押二“厉”字,《赠汝阳王》押二“陵”字,《喜岑薛迁官》诗押二“萍”

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二引)^{[3][P213-214]}

严氏清楚地看到了杜甫韩愈压重韵的现象,同时指出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古已有之,即是从《文选》而来的。但他并未就其中原因作进一步的解释。吴乔的论述可以看着是对严氏的一种补充说明,他说:

子美《饮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说者谓此篇是八段,不妨重韵。《学林新编》云:“观诗题,则是一歌也。通篇在‘船’字中韵,不移别韵,则非分八段。盖子美诗重韵者不少,因历举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谢康乐、陆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韵之句,以见古有此体,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谓古人重诗而轻韵,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韵之诗,后人重韵而轻诗,见重押者骇为异物耳。施愚山谓步韵者是做韵,非做诗。余谓自唐以来,以意凑韵,重韵轻诗者,皆是做韵。”^{[4][P485]}

所谓“古人重诗而轻韵”,“后人重韵而轻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唐以来“做韵”而不是“做诗”的不良创作倾向,认为杜甫压重韵实际上是继承了古人的传统,并非异物,它是服从于诗歌自身的本质需求的,如果单纯为韵而作诗,则会“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也就是钟嵘所谓的“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5][P5]}杜甫压重韵在吴乔看来也是符合“自然英旨”的要求。

2 造语

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其诗歌创作被黄庭坚称誉为脱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历。可见杜甫是个非常勤奋且作风严谨的作家,他善于学习前代的一切优秀文学遗产,在他读“破”的“万卷书”中,《文选》是非常重要的。对此,研究者们从杜诗中细致地钩稽出受《文选》影响的诗句,并加以证明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整个杜诗与《文选》关系问题研究中占据最大比例。根据前贤的研究,杜诗用《文选》语,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主要情况。

一是使字本于《文选》。如《秋雨叹三首》其一:“阑风伏雨秋纷纷”,赵子栎曰:“阑珊之风,沉伏之雨,言其风雨之不已也。如谢灵运‘阑暑’之阑;伏,如《左传》‘夏无伏阴’之伏。旧引《楚辞》‘光风泛崇阑’,以‘伏’为三伏,非是。朱注:“谢灵

运诗‘述职期阑暑’,又张协《苦雨》‘阶下伏泉涌’,用字皆出《文选》。阑风、伏雨,大抵是风过雨来之状,秋深时,往往有之。胡子谓‘长雨’如‘长物’之长,亦未安。荆公本作‘仗雨’,当即伏字之讹耳。”^{[12][P219]}又吴开《优古堂诗话》“身轻一鸟过”条云:

欧阳文忠《诗话》:陈公时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轻一鸟’,下脱一字。数客补之,各云‘疾’‘落’‘起’‘下’,终莫能定。后得善本,乃是‘过’字。其后东坡诗:‘如观李杜飞鸟句,脱字欲补知无缘。山谷诗:‘百年青天过鸟翼。东坡诗:‘百年同过鸟。皆从而效之也。予观张景阳诗云:“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则知老杜盖取诸此。况杜又有《倪柳少府》诗:‘余生如鸟过。又云:‘愁窥高鸟过。景阳之诗,梁氏取以入《选》。杜《赠骥子》诗:‘熟精文选理。则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赠韦左丞》诗,皆效鲍明远《东武吟》:‘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然古《咏香炉》诗:‘四座且勿喧,愿听歌一首。”^{[3][P229]}

二是造句取法《文选》。杜甫善用《文选》语句,有时略改一二字便化为己有。这种情况不算很多,但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从句式到句意都与《文选》语句非常近似,最直接地反映了杜诗创作受《文选》的影响情况。宋代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就作了不少发掘:

老杜“主人敬爱客”,出曹子建诗“公子敬爱客”。^{[3][P313]}

老杜“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出左太冲《咏史》诗“言论准仲尼,词赋拟相如”。^{[3][P318]}

老杜“立登要路津”,“要路津”三字出《选》诗“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3][P315]}

有时在句法上加以取效。如范①文《对床夜语》卷五说“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句式用鲍明远“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之句(《代东武吟》),^{[3][P439]}又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说:

子美诗以后二句续前二句处甚多。如《喜弟观到》诗云:‘待尔嗔鸟鹊,抛书示鹤鹑。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晴诗》云:“啼鸟争引子,鸣鹤不归林。下食遭泥去,高飞恨久阴。”《江阁卧病》诗云:“滑忆雕菰饭,香闻锦带羹。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杯罍。”《寄张三人诗》云:“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如此之类多矣。此格起于谢灵运《庐陵王墓下》诗:“延州协心许,

楚芳惜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子伤。”(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二引)^{[31][P213]}

还有用其关键词的。由于《文选》的某些语词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杜甫抉取之,融入自己的诗句中。如曾季狸《艇斋诗话》云:“老杜‘白首飒凄其’,出谢灵运诗‘怀贤亦凄其’。”“老杜‘食薇不愿余’,‘不愿余’三字出《选》诗,左太冲《咏史》云:‘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13][P317]}按《夔府书怀四十韵》:‘白首飒凄其’,《晚登 上堂》:‘凄其望吕葛’中的“凄其”,出自谢灵运诗《初发石首城》:“怀贤亦凄其”。李善注:“毛萇《诗》传曰:‘其,辞也。’刘良注:“凄,悲也。”^{[13][P481]}“凄其”,即凄凉悲伤之意。杜甫《草堂》:“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愿余。”“不愿余”出自左思《咏史》:“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李善注:“《庄子》曰:‘鸛鹤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吕向注:“偃鼠鸛鹤,取足而已,不愿余也。此则达士之模。思言位过其才必为其咎。”^{[13][P371]}可见,这个源自《庄子》的典故,左思用三个字加以概括,杜甫则毫不客气借鉴过来,表达了与左思近似的思想情感。另外,如杨升庵在解释杜甫《龙门奉天寺》:“天窥象纬逼”时认为“天窥”两字正是本于《文选》,他说:

杜工部《龙门奉天寺》:“天窥象纬逼”,或作“天阙”,殊为牵强。张表臣《诗话》据日本作“天窥”,引《史记》“以管窥天”之语,其见卓矣。余又按《文选》潘岳《闲居赋》“窥天文之秘奥”,注引陆贾《新语》:“楚王作干溪之台窥天文。杜子美精熟《文选》者也。其用天窥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纬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义矣。子美复生,必以余为知言。”^{[3][P656]}

三是举意源自《文选》。这种情况主要是指从诗意上借用,而在句法上则作了完全的改造,它最能体现老杜作诗的创作力,所谓“脱胎换骨”是也。如宋代吴开《优古堂诗话》“杜甫取李陵诗”条谓:“杜诗:‘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又云:‘别时孤云今不飞,时复看云泪横臆。’盖取李陵《别苏武》诗云:‘仰视浮云飞,奄忽互相踰。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31][P272]}曾季狸《艇斋诗话》:“老杜‘侧生野岸及江浦’,出《蜀都赋》‘旁挺龙目,侧生荔枝。’”^{[31][P316]}杨慎《升庵诗话》卷五“杜诗本《选》(一作杜诗本谢)”条:“谢宣远诗‘离会虽相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颜延年诗‘春江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

‘熟精文选理’。^{[31][P731]}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左太冲《魏都赋》曰:‘八极可围于寸眸。子美‘乾坤万里眼’之句,意本于此。若曰‘眸’,则不佳。”^{[31][P1146]}又如朱鹤龄注《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雕刻初谁料,纤毫欲自矜。神融蹶飞动,战胜洗侵凌。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数句曰:“当与《文赋》参看。‘雕刻初谁料’,即‘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也。‘纤毫欲自矜’,即‘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微芒’也。‘神融蹶飞动’,即‘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也。‘战胜洗侵凌’,即‘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也。妙取二句,即‘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孤立而特峙,非常言之所纬’也。仇兆鳌下按语道:“杜诗必有来历,不特用其字句,而并融其神理,于此可以触悟。”^{[12][P1721]}又朱鹤龄评注《成都府》说:“此诗语意,多本阮公《咏怀》。‘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即阮公之‘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也,‘侧身望川梁’,即阮公之‘登高望九州’也,‘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即阮之‘飞鸟相随翔,旷野莽茫茫’也;‘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即翻阮之‘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以自旷也。‘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则本子建《赠徐干》诗:‘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公云:‘熟精文选理’,于此益信。”^{[12][P727]}更有全诗隐括《文选》诗文语意的。如《鸚鵡》:“鸚鵡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觜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朱鹤龄评论道:“此诗似隐括祢衡赋(即祢衡的《鸚鵡赋》,见《文选》卷十三)中语。聪明,则‘性慧辩而能言,才聪明以识机’也。别离,则‘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也。翠衿,则‘紺趾丹嘴,绿衣翠衿’也。浑欲短,则‘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也。漫多知,则‘岂言论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也。未有开笼日,则‘闭以雕笼,剪其翅羽’也。空残宿枝,则‘想昆山之高峻,思邓林之扶疏’也。末句羽毛奇,则‘虽同俗于羽毛,故殊志而异心’也。”^{[12][P1530]}

3. 谋篇

杜甫取法《文选》,更有甚者还表现在谋篇布局上。如果说,使字用句是杜甫在比较细微层面上的学习《文选》,那么,谋篇布局,则体现出杜甫从大处着眼,学习《文选》部分作品精心构思和巧妙结构的艺术经验。如清人贺贻孙认为杜甫《同谷歌》无论从体格还是声调上,都是模拟张衡《四愁诗》而来,《诗筏》说:“张平子《四愁诗》,亦创体

也。拟之者不独沿其体,并沿其调,一拟便肖矣。夫使人一拟便肖者,非诗之至;拟而必期于肖者,亦非拟之至者也。杜子美《同谷歌》,虽略仿《四愁》,然而出脱变化,胜平子远矣。^{[4][P150]}而宋代洪迈则对杜甫的酬和诗与《文选》赠答诗进行比较,认为杜酬和诗之结构布局正与《选》赠答诗相类,他说:

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谔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俱载,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媿尔东南西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杜云:“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班。遥知簇鞍马,回收白云间。”严答云:“卧向巴山落日时,篱外黄花菊对谁。跋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杜送韦迢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迢云:“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杜云:“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云:“药里开心诗总废。譬如钟盘在虚,扣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引)^{[3][P204-205]}

可见,古人的这些着眼于杜诗取材取法《文选》的微观证实研究体现出“精细”的特点,说其“精”乃是指能够透过杜诗表面的语言符号层,深入到它的意蕴所指,从而寻绎它们的渊源所自。而

说其“细”则表明,这些研究小到使字用韵大到谋篇布局均着力寻找杜诗与《文选》的关系。总之,这些研究主要从创作技巧的层面上,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的,它基本上涉及了《文选》和杜诗关系的主要问题,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杜诗的创作规律,深入理解杜甫所谓的“熟精《文选》理”的内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参考文献]

- [1] [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 文选 [Z].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2] [宋]苏轼. 苏轼文集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3] [近]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4]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5] [清]何文焕. 历代诗话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6] [清]王夫之. 清诗话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7] [宋]朱熹. 朱子语类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8] [宋]胡仔. 茗溪渔隐丛话前集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9] [清]杨伦. 杜诗镜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10] [清]浦起龙. 读杜心解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
- [11] 骆鸿凯. 文选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12] [清]仇兆鳌. 杜诗详注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13] [梁]萧统编. [唐]六臣注文选 [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杨睿)

Brief review of stud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u Fu's poems and Wenxuan

LIN Ying - de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aqiao University, Fujian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Du Fu taught his son with "shujing wenxuan li" and "xuer song wenxuan", which clearly showed his special enjoyment of Wenxuan. In fact, Du Fu consciously accepted Wenxuan and his poems were influenced by Wenxuan. China's ancient people's studying on this issue is mainly expressed in poems, notes, explan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se studies are conducted from two aspects such as discussing the reason and expression of Du Fu's acceptance of Wenxuan from macro - level, which covered selected works from Wenxuan and Du Fu poetry thought and so on, and analyzing the text of Du Fu's poems and Wenxuan from micro - level, discussing their relation, which focused on Du Fu's poetry creation skills and creation laws.

Keywords: Du Fu; Wenxuan; poetry; brief studies; macro - level discussion; micro - level discussion